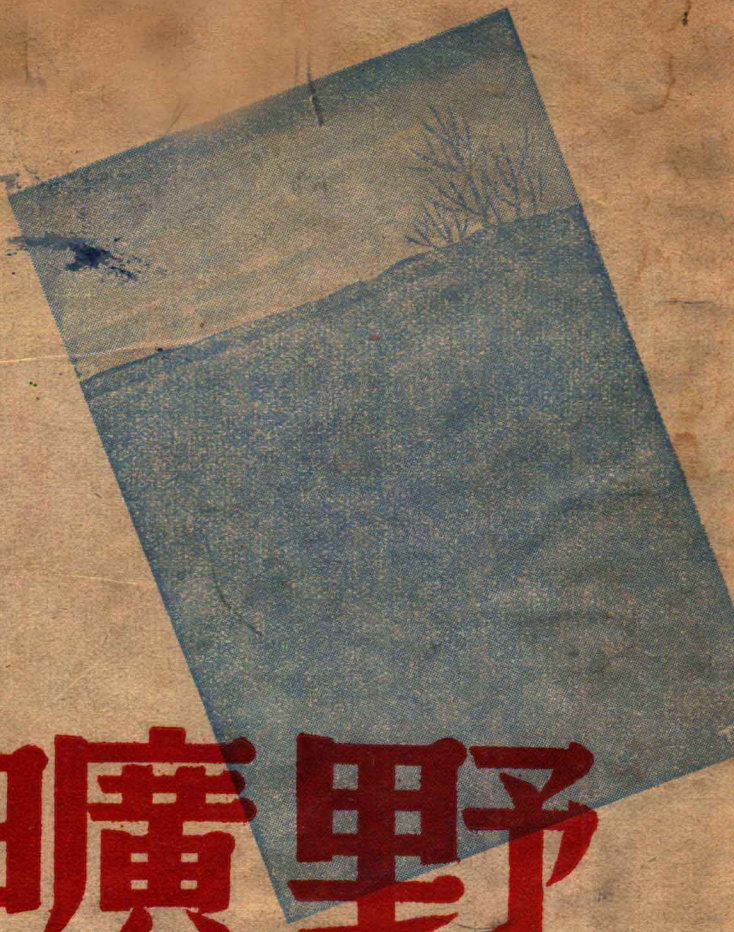




曠野

艾 青 著

野 曠

艾 青 著

生 活 書 店 發 行

中 華 民 國 三 十 六 年 一 月

野 曠

著 者

艾

青

發行人

徐 伯 昕

上海重慶南路六號

發行所

生 活 書 店

重慶·星加坡

特約
經售處

漢口·重慶·成都
聯 營 書 店

版權所有 · 不准翻印

中華民國三十六年一月勝利後第一版

前 記

曠野集所收詩二十首，均係作者在西南山嶽地帶所作，或因遠離烽火，聞不到「戰鬥的氣息」，但作者久久沉於莽原的粗獷與無羈，不自禁而有所歌唱，每一草一木亦寄以真誠，只希望這些歌唱裏面，多少還有一點「社會的」的東西，不被理論家們指斥為「山林詩」就是我的萬幸了。

馬槽集所收詩十三首，均係在抗戰前所作，本已編成詩集「春」，交某書店出版，後因受戰事影響未出。這些詩大半是在抗戰前夜，即被稱為「密雲期」所作，賢明的讀者當會從牠們裏面嗅出一些不同的氣息來吧？

艾 青 一九四〇年六月五日於重慶。

目 次

一 曠 野 集

曠野	(一)
曠野(又一章)	(九)
冬天的池沼	(一五)
船夫與船	(一六)
矮小的松木林	(一七)
青色的池沼	(一八)
水牛羣	(一九)
小馬	(二〇)

灌木林	(二〇)
山毛櫸	(二二)
橋	(二三)
獨木橋	(二四)
樹	(二五)
水牛	(二五)
牝牛	(二六)
秋日遊	(二七)
斜坡	(三〇)
秋晨	(三一)
秋	(三二)
秋晨	(三三)
願春天早點來	(三四)
解凍	(三六)
初夏	(三九)
兵車	(四一)

二 馬槽集

太陽	(四五)
----	------

春	(四六)
生命	(四七)
黎明	(四九)
煤的對話	(五三)
浪	(五五)
笑	(五六)
春雨	(五九)
馬槽	(六一)
老人	(六五)
常州	(六六)
賣藝者	(六八)
死地	(七二)

曠 野

薄霧在迷濛着曠野啊……

看不見遠方——

看不見往日在晴空下的

天邊的松林，

和在松林後面的

迎着陽光發閃的白堊岩了；

前面只隱現着

一條漸漸模糊的
灰黃而曲折的道路，
和道路兩旁的
烏暗而乾乾的田畝……

田畝已荒蕪了——
狼藉着犁翻了的土塊，
與枯死的野草，
與雜在野草裏的
腐爛了的禾根；
在廣大的灰白裏呈露出的
到處是一片土黃，暗赭，
與焦茶的顏色的混合啊……
——只有幾畦蘿蔔菜蔬
以披着白霜的
稀疏的綠色，
點綴着
這平凡，單調，簡陋
與卑微的田野。

那些池沼毗連着，
爲了久旱
積水快要枯涸了；
不透明的白光裏
彎曲着幾條淡褐色的
不整齊的堤岸；
往日翠茂的
水草和荷葉
早已沉澱在水底了；
留下的一些
枯萎而彎曲的枝桿，
呆然站立在
從池面徐緩地升起的水蒸汽裏

山坡橫陳在前面，
路轉上了山坡，
並且隨着它的起伏
而向下面的疏林隱沒……

由坡上，
灰黃的道路的兩旁，
感到陰暗而憂慮的
只是一些散亂的墓堆，
和快要被湮埋了的
黑色的石碑啊。

一切都這樣地
靜止，寒冷，而顯得寂寞……

灰黃而曲折的道路啊！
人們走着，走着，
向着不同的方向，
却好像永遠被同一的影子引導着，
結束在同一的命運裏；
在無止的勞困與飢寒的前面
等待着：是災難，疾病與死亡——
徬徨在曠野上的人們

誰曾有過快活呢？

然而

冬天的曠野

是我所親切的——

在冷澈肌骨的寒霜上，

我走過那些不平的田畦，

荒蕪的池沼的邊岸，

和褐色陰暗的山坡，

步伐是如此沉重，直至感到困厄

——像一頭耕完了土地

帶着倦怠歸去的老牛一樣……

而霧啊——

灰白而鈍濁，

茫然而莫測，

牠在我的前面

以一根比一根更暗淡的

電桿與電線，

向我展了
無限的廣闊與深邃……

你悲哀而曠達，
辛苦而又貧困的曠野啊……

沒有什麼聲音，
一切都好像被霧窒息了；
只在那邊
看不清的灌木叢裏，
傳出了一片
畏懼於嚴寒的
抖索着毛羽的
鳥雀的咕噪……

在那蘆蒿和荊棘所編的籬圍裏
幾間小屋擠聚着——
牠們都一樣地
以牆邊柴木的凌亂，

與竹桿上垂掛的襤褸，
嘆息着
徒然而無終止的勤勞；
又以凝霜的樹皮蓋的屋背上
無力的混合在霧裏的炊烟，
描畫了
不可逃避的貧窮……

人們在那些小屋裏
過的是怎樣慘淡的日子啊……
生活的陰影覆蓋着他們……
那裏好像永遠沒有白日似的，
他們和家畜呼吸在一起，
——他們的床榻也像畜棚啊；
而那些破爛的被絮，
就像一堆泥土一樣的
灰暗而又堅硬啊……

而寒冷與飢餓，

愚蠢與迷信啊，
就在那些小屋裏
強硬地盤據着……

農人從霧裏
挑着簍羅走來，
簍羅裏只有幾束蔥和蒜；
他的氈帽已破爛不堪了，
他的臉像他的衣服一樣污穢，
他的凍裂了皮膚的手
插在腰束裏，
他的赤着的腳
踏着凝霜的道路，
他無聲地
帶着扁担所發出的微響，
慢慢地
在蒙着霧的前面消失……

曠野啊——

你將永遠憂慮而容忍

不平而又緘默麼？

薄霧在迷濛着曠野啊……

一九四〇年元月三日晨

曠 野（又一章）

玉蜀黍已成熟得像火燒般的日子：
在那剛收割過的芋蔴的田地的旁邊，
一個農夫在烈日下
低下戴着草帽的頭，
伸手採摘着毛茛的嫩葉。

靜寂的大空下，
千萬種鳴虫的
低微而又繁雜的大合唱啊，
奏出了自然的偉大的讚歌；
知了的不息喧噪

和斑鳩的渴求的呼喚，
從山坡的傾斜的下面
茂密的雜木裏傳來……

昨天黃昏時還聽見過的
那窄長的夾谷裏的流水聲，
此刻已停止了；
當我從陰暗的林間的草地走過時，
只聽見那短暫而急促的
啄木鳥用牠的嘴
敲着古木的空洞的聲音，

陽光從樹木的空隙處射下來，
陽光從我們的手捫不到的高空射下來，
陽光投下了使人感激得抬不起頭來的炎熱，
陽光燃燒了一切的生命，
陽光交付一切生命以熱情；

啊，汗水已浸滿了我的背；